

名家走笔

## 三门的冬至

◎赵柏田

离健跳港愈近,空气中的鱼腥味愈来愈浓烈。这气味,混合着小镇上空酒浆一般流淌的阳光,让我有一种轻微的晕眩。才过上午9点,这个海滨小镇的街道上却已是人头匝匝,市声嘈杂。卖鱼卖蟹的吆喝声,镇上惟一家演艺场招徕看客的音乐声,让空气里都鼓起了细小的漩涡。然后我看见了大海。大海就在街道和一排排屋子的背后,紧贴着小镇的另一面。它平静,渊深,无限地向着视域的极限延展。只需再走几步,它整个地跃入了我眼里。它的近岸处的混浊,渐次远去的土黄与蛋青色,变得更清晰了。大海,它高高地悬挂着,在市场与街道的背后,如同一幅巨大的画饰。极远处鳞动的波光,让脑海里突然跳出一个早已陈腐不堪的句子——黄金在天上舞蹈。

这是冬至前一日,我们一行七八人在小说家卫民先生带领下,乘坐一艘当地渔船从健跳港出三门湾。港口,桅杆上参次地挂着小国旗的渔船群,一会儿就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太阳。海水。远处的岛屿。现在我们的船正一步步地驶近这幅巨画的中心。无风,船体也如催眠一般轻晃。宁静的海面上只有柴油发动机清空的轰鸣声。渔网撒了出去,又被绞盘一点点拉回。我们会看到成群结队游泳的海豚吗?我们会捕到传说中的独角兽吗?对一个从没有过海上生活经历的人来说,那真是神奇的一刻。然后我看到那些深海里来的居民在甲板上乱成了一团:海鲈鱼,小黄鱼,跳鱼,虾蛄,小虾,小青蟹。它们的身上还沾着海底的泥沙。它们好像对这群闯入者非常恼怒,直到在煮沸的水里烫熟了还是一副愤怒的表情。没有海豚也没有独角兽,甚至大海也不再如岸上看时的神奇。阳光就跳跃在船舷一侧的海水里,它的闪烁也不过是行驶中船体角度的变化所致。倒是健跳造船厂建造的远洋货轮,如同海上的城堡般半日不见移动,更有一种魔幻的感觉。我更喜欢的是坐在舱里,一边和朋友们胡吃海喝着,一边听卫民先生讲他夜猎的故事。想想看,这个扛着双筒猎枪的小说家竟在一个晚上连跑了九个山头!那可真是有个意思的家伙。

回到海游镇的次日,小说家给我们安排的最后一个节目就是过一回当地的冬至。冬至大如年嘛,卫民先生笑笑说,你们就可着劲吃吧。第一道端上来的是糯米粉做的“冬至圆”,是糯米粉兑水反复揉搓而成,煮熟后裹以红豆粉,怕是有个喜庆的意思在吧。第二道是“麦焦”,一张薄薄的面饼裹着各种各样的蔬菜来吃,这道餐最对祖籍齐鲁的鲁渤先生胃口,毫不费力就连下两个。第三道“糟羹”,面糊糊里杂以各种剁碎了的海鲜与菜叶,原本是海边人家节俭持家的意思,这时候吃去也全是浮世的欢喜了。照卫民先生的说法,三门人过冬至,这三道吃食是分早中晚三餐吃的,我们一顿就给它包圆了。

回来我还特地查了三门的网站,想弄清楚三门的冬至吃的这三道小吃。打开网页,全是出门在外的三门人对家乡吃食的留恋与回忆。谁说传统消亡了呢,饮食男女,大道存焉。冬至圆、麦焦、糟羹,于散居各地的三门人,就是惹他们思乡的莼鲈,就是让他们怀想旧时光的玛德莱娜小点心。

## 中年浅爱

有所悟

◎珈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迷上了玩石头,喜欢与一块块不同的石头对话。

当然,这石头必得是玲珑的,有特色,与众不同。比如一块来自戈壁的风凌石、一颗晶莹的玛瑙、温润的玉石、有象形图案的三峡石、舒展花瓣的菊花石、散发着神秘幽光的月光石,等等。在我眼里,它们都是有生命的灵物。当我静下心来,就能感受到它们的呼吸,从张开的毛孔里散发出来的气息,与我如此契合。

每一块来到我身边的石头,无论前世是荒漠高山还是河谷,都是因为一个缘字,它们是我在不同地方旅行时带回来的珍贵礼物。每次放在掌心把玩欣赏,那些沉淀的记忆就会从脑海里浮起来。有时候不免痴想,这多么像我们的人生,在千万个人群中,我遇见了你,你遇见了我。倘若能不离不弃,自然是最好的结局。如果错过了机会,就会心生牵挂,念念不忘。

记得在内蒙古阿拉善旅行时,有一天晚上去逛当地的奇石市场,我看中一个天然玛瑙石摆件,那造型,那色泽,让人一见倾心。可当时觉得有点贵,没有买。回来后,惦记了很久,后悔怎么没有买呢?一到宁波,那价一点也不高了。于是想着,若有下次,一定不要错过了。

不过再喜欢石头,也不会到痴迷的程度,玩物不能丧志,还是浅爱最好。

## 那些开花的树

随想曲

◎俞秀玲

深秋,去了台湾。没有想象中温暖,恰逢东北季风过境,风起处,有一种微微的凉意。从台北到台南,再回台北,一路行色匆匆,但无论到何处,总有一种陌生的熟悉感,不管是城中商店招牌上的繁体字,还是郊区途中那些惊鸿一瞥的开花的树。

最早见“一棵开花的树”,是在席慕蓉的诗中,这位生于重庆、长于台湾的蒙古族后人,在诗中写道:“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此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我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做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以前看过的诗评多将其解为情诗,从台湾回来后,特意查阅了席慕蓉对此诗的解说,才知是源于一场旅途,她不经意间回首看到的一棵开满了白花的油桐树。在台湾,屡次邂逅这样开花的树。

到日月潭,是在一个薄雾的早晨。行船湖上,凉意满怀,两岸山林绿意葱茏,在氤氲的水汽中,岸边一棵开花的树蓦然映入眼帘。树身伟岸,斜签在水岸边,树冠茂盛,而满树皆是深红色的花朵,一棵树就仿佛是一个花海!正惊诧于这般浓烈而繁茂的花事,船老大在一旁说道,“这是火焰树,台湾很多见哦。”船行很快,一转眼,移步换景般,这棵树一晃而过,眼前已是日月行馆,只是历史的烽烟已去,行馆的历史已被人当作景点来转述。不禁一时恍惚,不知那棵开花的树是在何时就驻足此地?几十个冬去春来,一次次地凋落和盛开,多少的岁月风霜才成就这般浓烈的深红,这般张扬的姿态。而人生只有一个四季,再伟大的人物也难逃岁月之轮的流转。这岸边的火焰树,却在每一个四季轮回中依然保持着自己

何为浅爱?

年轻时的爱情,是浓烈的,似酒,恨不得日日深醉。可往往是爱得越深,伤得越重。我认识一个女孩,前一场恋爱简直是轰轰烈烈,她太投入了,结果是伤筋动骨,很久都没有恢复元气。后来当她遇到一位爱她的男人时,怕再次受到伤害,不敢去爱。那个男人很执着,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打动她。毕竟人非草木,也不是机器,可以随时监控,根据需要调节温度。她终于打开了心门,放下心理包袱,走进新的感情世界。

这就是年轻的好处,禁得起折腾。

我是在人到中年后,才发现浅爱,其实也是一种精神境界。不会轻易动心,即使动了心,也不会再如痴如狂。是因为心老了,禁不起炽烈的燃烧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有人说,老房子着火,烧得更快。烧得快,也意味着冷却得快。“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中年的我,更喜欢那种淡淡的,保持一定距离和温暖的爱。这样的爱,像冬日的暖阳,有着恰到好处

的温度,熨帖。对情感这样理解,对物也如此。遇见喜欢的小石头,我会想办法淘来玩。可哪天某一位朋友若看上我手中之物,也会很爽快地相送。因为我明白,任何一样好东西,只能拥有某个时刻,不可能永远。就像你爱上了谁,也只能陪着走一程。说到底,我们只是匆匆的过客。而石头,无疑会比我们更长久地在这个世上。

的花样盛年……

另一次邂逅,是在高雄的佛光寺。寺因星云法师而知名,本以为名寺总是信徒众多,香烟缭绕,不曾想,那日的佛光寺却非常清静。寺庙依山而建,形制也并未有特别的不同,只觉得寺庙的黄瓦在碧空的映衬下,有一种静谧的庄严感。大殿旁的回廊中有一抄经阁,友人入阁抄录经书,我自于廊下独坐,一抬头,与远处佛墙下的一棵树不期而遇。树高约十余米,满树黄花,细密繁茂,此时周遭静无一人,只我与此树遥遥相对,而秋日碧空如洗,衬得一树黄花洁净异常。那一个刹那,忽然想起三毛的一首诗:“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中飞扬/一半洒落荫凉/一半沐浴阳光”。这棵沉默的树,前世是否就是这样一个女子,蕙质兰心,从容淡然?而要怎样的静修,才可以立身于这佛墙之下,于晨钟暮鼓中,散发出这样洁净的光辉?一切都是因缘吧,包括我与这棵树的邂逅。回程前,特意问了寺中的僧人,才知此树名曰“风铃”,很美,恰如一个女子的芳名。

行程中,每每让人惊艳、惊叹的,还有台南延平郡王祠前,因“叶如凤凰之羽,花若丹凤之冠”而得名的凤凰树,叶片细密整齐,花朵却艳丽堂皇;台中休闲农场里,于众芳之中一艳独绝的三角梅,如玫红色瀑布,奔涌着倾斜而下……而此行最憾,是没有见到开花的木棉树。舒婷《致橡树》中那棵木棉,在年少的心中留下太深的印象:“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那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那如木棉树般的女子,独立而不孤立,偎依但不攀附,即使在爱情中也有一种凛然自立的气度。但据说此树花期是在春天,此时自是无缘得见,不过倒也正好,给了自己一个重游宝岛的理由。

此行虽匆匆,但那些开花的树的风姿,却烙在记忆深处,合着那想见而未见的树,都成为了一种念想,在彼岸每一个起风、落雨或是吹雪的日子里,让人遥想、追忆……